

人物 | 戏剧少年李英珲：与光汹涌，寂静同尘

2017-04-04

(原文链接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RnYXIs79nRAVJ-H-Iw26mg>)

编者按

“大概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真实地展现生活悲欢的每一面。”

2016年12月24日，平安夜的音乐像金粉一样欢乐地洒满了整个校园。在鼓噪的空气里，新太阳学生活动中心地下的B101室却灭了灯，仿佛是安静的。但是一波一波的学生向那里涌去，让人觉得那黑暗里有别的什么，在暗暗地汹涌着，等待华丽展翅的一刻。

19点30分，聚光灯终于亮起。一把长椅，一幕白布，坐在椅子上的人兀自开始念词，嗓音低沉。黑暗里人群的骚动很快在这噪音下沉入水底，唯余如怨如慕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回荡着。

他是这部戏的主角阿兰，他也是北大剧社的演员李英珲。在B101那个狭窄昏暗因而显得有些魔幻的空间里，观众们只认识他是戏里的阿兰。李英珲说，话剧结束，很多引发共鸣的观众上台和他合影。快门按下，定格的是作为“阿兰”这个符号的他。

这是李英珲在北大剧社的第四年。

一、圣诞日的澎湃与抽离

平安夜的舞台并不平静，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现场状况。

在B101简陋的空地上，舞台和观众离得很近，坐前排的观众连演员额角的汗水都看得清。

李英珲饰演的阿兰有一段被扇耳光的戏份。跟他演对手戏的演员在之前健身时受了伤，大臂挥不起来，只能用小臂扇。在观众看来，效果有些虚假，就像借位。但实际上，次次耳光都落到了实处，而且力气并不小。

“在排练的时候，我也会有那么两三次要求他真打。我跟他说，你打吧，打痛了我就打回去。肉体上的疼痛更可以把状态激出来，呈现出的舞台效果就会比较好。”

李英珲为他心中的“舞台效果”作出的牺牲不止这些，他称之为“彻底豁出去了”。剧情安排里，阿兰需要通过换衣服实现身份认知的倒错。平安夜的李英

珲站在白色幕布的后面，在几百人的注视下完成换衣服的戏份。

“你知道当着几百人换衣服有多恐怖吗！”由于紧张，他扣纽扣的手一直在抖，导致这场戏比排练时长出好久。提起当时的场景，李英珲仍然觉得十分好笑。

作为戏里戏剧冲突的核心人物，李英珲的角色决定了整出戏的情绪和节奏的走向。导演黄楚君认为，李英珲在舞台上把这一点做得很好。

黄楚君回顾整场演出时说，在演员全身心进入角色之后，演戏就会进入一个很享受的阶段。演员和角色之间的呼应会在表演中流露出来。有一出戏，水泼在阿兰的脸上，溅到黑色的幕布上，这一瞬间阿兰突然的情绪转变在英珲这里已经是再自然不过的。

“就这么一下子，所有人的心就都被抓住了。”黄楚君说。

圣诞夜的终场演出结束之后，同剧组的伙伴们招呼着去聚餐，但是李英珲没有去，只是和几个以前的同学在南门吃了点东西，然后自己走回宿舍。

在路上的时候，李英珲觉得“就很难，觉得走不回去了，太累了。”一般演完戏之后会有一种“演后丧”，按照李英珲自己的形容，就是一种类似“产后抑郁”的东西。

在大幕落下、观众散去之后，在空旷的场地里挨个把场地收拾好，这样的过程很容易令人感伤。在李英珲自己走回去的那个圣诞夜里，各种负面情绪就涌起来了。

“可能也因为情绪过度释放了吧。”李英珲无奈地笑着说。“一方面演戏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生，另一方面，一些平时负面的情绪就通过演戏释放出去了。”尽管，这样的过程常常以疲惫结尾。

二、地下少年之梦

李英珲说“对于演戏，在舞台上的印象都不是很深。印象都是在排练的时候。”

在排练《东宫西宫》的时候，因为阿兰有大量的内心戏，只能自己琢磨，李英珲就经常一个人在新太阳地下一层排练。

地下一层十分空旷，鲜有人经过。李英珲就在这里背台词，体会阿兰的悲恸或痴狂。楼梯入口处有个饮水机，时不时会有个大爷过来打开水。李英珲进入了状态，痛心疾首地念“这是爱，不是贱！”老大爷就走得很慢，提着水壶，看着他。

“现在剧社排练的时间越来越短，一周就两次，以前一周有五次。”

在排《宇宙种马》的时候，演员们经常排到两点，在化院的地下车库。

“冬天又冷，又在那么阴森的地方，跑来跑去像个流窜犯。哎，太可怜了。”

有时候李英珲到的最早，别人还没来，他就一个人在那里，琢磨角色，背台词。

问到李英珲印象最深的戏时，他老实地回答道，是《东宫西宫》——因为在这部戏上花的时间最多。

《东宫西宫》是李英珲首次接触这种类型的剧本。在此之前，他连这种文学类型都不曾接触过。

而对于导演黄楚君来说，他一拿到这个剧本，就想到让李英珲来演这个角色。“凭以往的了解，我觉得让他来演肯定没问题。”黄楚君确凿地说道。

“你喜欢这个角色吗？”

“我喜欢演这个角色的复杂感。但是我不一定喜欢这个角色。”

为了演好阿兰这个角色，李英珲在私下里花了不少心思进行揣摩。给黄楚君留下深刻印象的是，每次排练时李英珲都会跟他说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新的理解。有时李英珲的想法和导演本来的设计是冲突的，但他当场演出来给大家看一遍，大家觉得或许还不错，就会把新的采纳下来，这样在排练里不断更新修改。

有一回在剧社例行的表演训练中，李英珲在舞台上即兴还原了一个阿兰这个角色的小片段，这都是平时他自己在空教室里思考体会的。下台以后，很多人和他开玩笑说是不是入戏太深了，但在黄楚君眼里，这个小片段其实很真实。他认为，李英珲在排练之外为了这个角色做了很多的努力，这一点让他很敬佩。

这些“努力”在李英珲看来却不算什么。他演戏只是觉得“演戏好玩儿。”他喜欢各种各样的角色，尤其是有挑战性的角色。

在反复对阿兰的角色进行揣摩之后，他将这个角色诠释为一种“对爱全身心，对爱很纯粹”的人。“他是什么性别，对方是什么性别，都不在意。所以我演的更多的是一个爱着的人，而不是某个有特殊身份的人。”

“导演一直说想把这个戏做得美一点。这个爱本身就很美嘛。”在情感激烈的碰撞与交融过后，李英珲最终想在舞台上带给观众这样一种美的体验。

2016年12月19日，正式演出前的五天，李英珲发了一条朋友圈状态：听说预约情况一般，心情很沉重，想罢演了。

回想当时的情况，李英珲笑着说：“预订的时候一场只有300人，按照以往情况，实际到场应该只有150人，觉得少了一点...至少每场200人会比较好，会演得比较开心。结果没想到，崔灏讲第一场有500人，我觉得有点乱讲了，但是300、400人我觉得还是有的。”

李英珲在演出前几天对观众寥落的焦灼，结果最后爆冷成了剧社在新太阳B101演出以来观众最多的一场，可能也破掉了b101观众的纪录。在未名bbs的剧社版上，崔灏说，我觉得这应该是珲总的生涯最佳。这份表演成绩单，挺好

的，也挺值得骄傲的。

漫长的地下窖藏，终于换来破土之时冠绝皇都的幽香。

三、屠龙术与解牛技

李英珲的生活里，当然不只演戏这个侧面。

作为社会学系的学生，李英珲有很多在社会上调研的机会。这也是他的一个初衷：研究人。

在采访的过程中，李英珲经常会眉飞色舞地分享一些他做社会调研的趣事。在安徽淮南市的某个乡村，李英珲和其他社会学系的队友们在田间地头和农人做访谈。他回忆起自己当初一段窘迫的经历：“我这辈子说话最垃圾的一次……就是在路边遇到一个小孩，一个阿姨，我们就上去聊天。我张嘴就说‘这是您孙子吗？’‘这是我儿子。’‘……’于是接下来所有的访谈都没办法继续了！超级恐怖！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原则，以后不管这个人看起来多老，你都要问，这是你儿子吗？然后她说喔不这是我孙子，人家就会很高兴。那次真的是，因为我的一句话，中断了我们一天的访谈计划，快哭了。”

在面对记者的时候，李英珲没有其他人那种天生的拘谨和疏离，反而自然而然地聊起自己的糗事。这与他在朋友圈的形象也是一致的。有很多学弟学妹在他的状态下面留言，他也不客气地与他们插科打诨，毫无师兄的架子。

李英珲说自己喜欢交朋友。因为可以观察形形色色的人，他还做着一份在酒吧的兼职工作。一边调酒，一边和来往于酒吧的各色客人们聊天，他自诩，“这也是社会学的田野实践”。

在李英珲的朋友眼中，他幽默风趣，人缘很好，出去玩的时候，他往往是活跃气氛的人。看他演的角色，常常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样子有很大反差。

而剧社的同事黄楚君看得更多一点：“在我看来，英珲很擅长和别人打交道，在很多时候你见他都是嘻嘻哈哈的。他自己在酒吧里打工，我猜他的客人也都蛮喜欢他讲些笑话，玩点把戏。只是每次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总觉得在他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后面有点什么别的东西。涉及到排练工作方面的事，他虽然还是带着戏谑的成分，但可以看得出来相当上心。”

剧社的 Kiapo 总结过话剧表演：“话剧表演艺术，通过肢体语言的表达是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的。剧情设定是来自于生活的，也是对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加以提炼的。表演者们的通过肢体语言去表达角色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把藏于内心深处的情感，表现得惟妙惟肖。”

大概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真实地展现生活悲欢的每一面。李英珲就这样，

在舞台和现实的交错间游走。很多艺术者会难以分清艺术与现实，但是李英珲始终清醒，并且真实地享受着每一种状态。